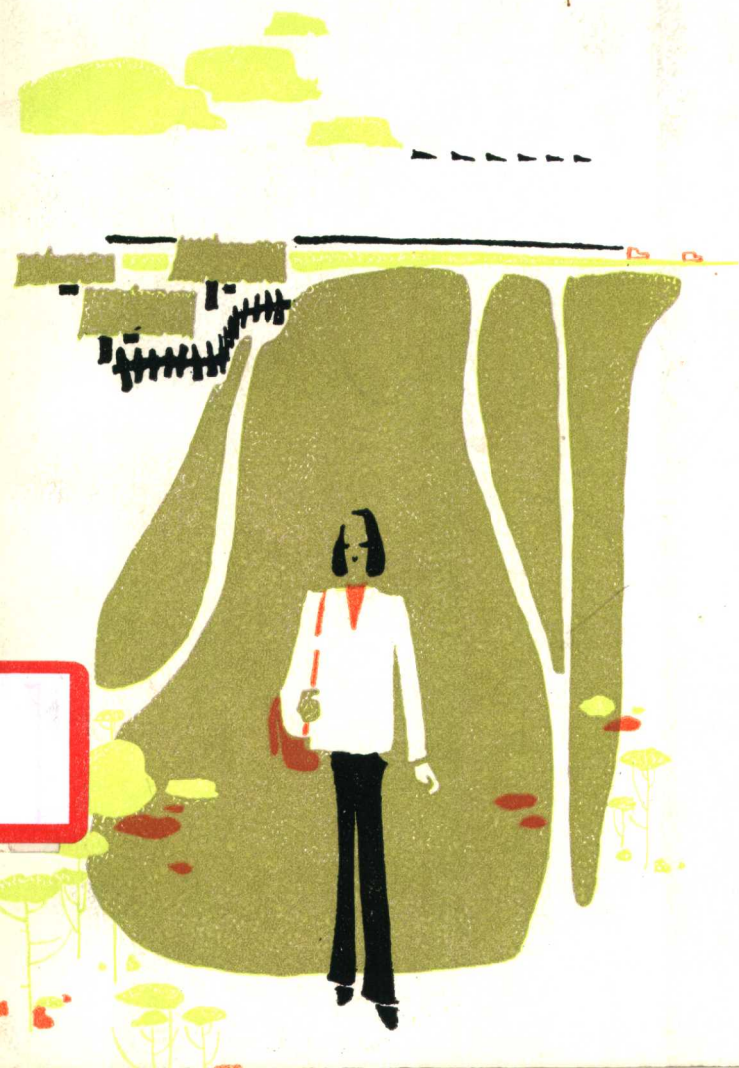


达紫香悄悄地开了

陆星儿



达紫香悄悄地开了

陆 星 儿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12.25印张 6 插页 290千字

1984年11月第1版

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8,430

书号：10173·666 定价：1.40元



陸星

作者介绍

陆星儿，女。1949年11月出生于上海，读书至高中，1968年秋到北大荒插队，当过拖拉机手、连队文书、农场管局两级宣传报道干事。1978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，1982年毕业，现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任编剧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1974年开始文艺创作，发表了处女作《牛角》，后又在《人民文学》等刊物上发表了《枫叶殷红》、《北大荒人物速写》、《写给未诞生的孩子》等十几个短篇小说。1980年以后，开始中篇小说创作，发表了《美的结构》、《呵，青鸟》、《达紫香悄悄地开了》、《纯洁、活泼、美丽的……》、《被打湿了翅膀的小鸽子》等中篇小说。另外，和陈可雄合作发表了中篇小说《我的心也象大海》、《我们已经长大了》等。目前作者的创作十分活跃，不断有新作品问世。

出版说明

一、举凡在事业上取得卓绝成绩的人，不管他们是科学家、艺术家还是作家，都有平凡而又感人的、至关重要的第一步，我们编辑出版文学新人第一本单人集丛书，就是为他们的第一步做些有益的工作。

二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文学新人争相破土而出，他们以新的姿态、新的气魄、新的内容和自己独特新颖的艺术风格，出现在读者面前，崛起在文坛之上，真是人材济济，硕果累累。为他们编辑出版一套第一本单人集丛书，不仅是汇集他们的丰富成果，繁荣文艺创作，促进文学新人的成长，而且也是为了给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学发展时期，留下它的历史纪录。

三、我们将有计划地、分期分批地、不断地编辑出版这一套文学丛书，凡在本刊选载过作品的文学新人，都在编选之列。

四、文学新人第一本集子，以作者的中篇小说为主，适当选收一些较为优秀的短篇小说和其他文艺作品。集子前头，刊有作者近照和作者简介；集子后头，有作者后记或附记，介绍作者的创作感受和成长过程，为文学爱好者提供借鉴和经验。

《中篇小说选刊》编辑部

目 录

达紫香悄悄地开了 (中篇)	(1)
名人和她的女儿 (中篇)	(104)
在生活的银幕上	(155)
在他远行之前	(175)
写给未诞生的孩子	(193)
从前, 有座山	(211)
碑	(229)
呵, 青鸟 (中篇)	(245)
后 记	(383)

达紫香悄悄地开了

“你会忘记同你一起欢笑的人，但永远不会忘记曾同你一起哭泣的人。”

——一个姑娘对我说

上 篇

一

她第一次坐飞机。

天，蓝得耀眼。大团大团的白云，慢慢地徜徉，偶尔有几朵小小的、薄薄的云伞，飞快地向南飘逸。地面是无尽的山峦，一片忽明忽暗的、有层次的黛绿色。

潇潇凝望着窗外，默默的。但在飞机起飞的那一刻，她欣喜又新奇地屏住了呼吸。小时候，看一架架玩具似的飞机，从头顶的云朵里神秘地穿过，飞得那么高，离她那么远，可望不可及，

她总觉得，坐飞机的，都是些“高级”的人。

现在，她坐在飞机上。她也变得高级了么？

“北大荒”邀请他们回访——一批年轻的文学工作者——当年，他们不过是几百万知青中极普通的一份子，大海中几颗不起眼的水珠。

真的坐上飞机，很快没有了欣喜，也没有了新奇。她不太赞成坐飞机。太气派了吧。毕竟不是出国，而是回“北大荒”。从前，回家探亲，来来去去，只能挤在车厢的过道里，靠着堆满杂物的水池，瞌睡虫似地打盹。看那些在卧铺车厢大摇大摆走进走出的人，就觉得他们挺“高级”的了。

“我们出差，都飞来飞去。坐火车可受不了。”在电影厂当编辑的黄萌，执意地拎起电话，当即订下了十二张飞机票……

飞机越升越高，高山、河流、田野越变越小。往下看，飞机好象环绕着一个偌大的地球仪。一切都随时间、距离的改变而改变了。

生活也不例外。

在“北大荒”足足九年，离开也快四年了。而此刻，飞快的速度，又将她与那块土地间的距离拉近了。近了，远了，又近了，她无法形容，这变幻的时空，在她心里所造成的种种变幻的感觉。

“去北大荒。他们邀请的！”伙伴们很兴奋，都说早就想回去看看。

她呢？

十分疲倦时，夜里，经常会重复同一个梦：她又回到了那块土地——她把生命的一大部分留在那儿了——虽然，已经不属于她……但终归割不断啊！

梦，总是梦。

没有想到真的会回去。而且，坐飞机……

飞机穿云驾雾，仿佛牵引着一条永远放不完的彩色胶片，在天地间展示了奇特的、难得可见的景致。她被吸引了。“要是不再降落，一直飞下去，在不染丝毫世尘的蓝天和白云之间……”她还是有些感激黄萌的“执意”，使她离开了地面，离开了那个世界，获得了一种宁静。

好久没感受到这种“宁静”了，即使在踏上舷梯的那一刻，她的心，还被一道从背后射来的眼光所扰乱。

“别去了，你再考虑考虑……”

“考虑过了，我要回去看看。”

“那就不要坐飞机走。没听说吗，刚有失事的……”凌志瞥一眼她不愉快的神情，咬住了后面的话。

她还是听出了他的话外音：“文研院政策研究所，要一个秘书，我推荐了你。多好的机会。这两天，他们就要找你谈……”

是赌气，是抗争，是想摆脱自己，还是为隐隐的、她并不愿意承认的一种思念？……

“何必打破内心的平静？”

她从来没有平静过。

“总得掂掂利弊、轻重、缓急。”他极会算计，象精明的帐房先生。

她不知道该如何“掂”。有些事情的价值，无法拿同一个法码估量。

“你再冷静地想想，文研院……”

她排在队伍的末尾。他还在苦口婆心地劝。

“你回去吧！”她的眼光柔和了，心里还是有几分感激。他毕竟是为她，又刚结识不久。

她最后一个上飞机。但在机舱门口收起最后一步时，她真希

望飞机立刻起飞，甩下他的眼光。

飞机准时起飞。写着No smoking的小方灯亮了。

她深深地舒了口气，顿时轻松了，犹如机舱外悠悠飘浮、擦翼而过的白云。一切的一切，仿佛变成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。

一切的一切，终究不是梦啊！

“潇潇，你在想什么？”黄萌推推她。他顶耐不住寂寞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她反问他。

“想儿子。”黄萌答得干脆。

“想老婆吧。”后面飞来一句。

“真的想儿子。一上飞机我就想，可别……”

“没出息。”坐在前排的雅丽，一扭头，薄薄的、水晶似的眼镜片中，透出讥笑的光。

“我的女记者，等你自己有了孩子，也会那么没出息的。”

“我不要孩子！”雅丽傲然地侧着脸，“自己的事还干不干了？”

潇潇不喜欢雅丽的神情。不要孩子，就显得高雅、不俗吗？……可是，你爱孩子吗？突然冒出的深深的自责，象不期而至的阴雨，把她的心笼罩了。

“据说，对于一个男人，最可悲的，莫过于找一个不爱孩子的女人。”黄萌的嘴，轻易不饶人。“女人应该愿意为自己所爱的人生孩子，而且，要满心欢喜、不辞辛苦地做好这件事。这是不指望提取的、感情的储蓄，是人类不能缺乏的爱！”

“那是你的标准，上个世纪的。”雅丽回头问潇潇，“自己活得轻轻松松不好吗？你说呢？”

潇潇什么也不想说。我有资格谈论这个话题吗？……一踏上旅途，她就防范着，竭力让自己的心绪摆脱一切纷扰。但大坝还

是垮了。而且，偏偏谈论孩子……

她的手不由地擦过衣袋，停住了，又慢慢地伸进去。皮夹子里有几张儿子的照片，他寄来的。每张照片后面，都有同样的一行字：“达紫香又开了。”一年一年，达紫香总是那样鲜艳，红的、黄的、紫的……

是的，那是个达紫香盛开的傍晚。

她的耳边又响起他的声音。声音低沉，但含着喜悦，那样悦耳，那样亲切，象暖人的春风：“爱听吗？再给你讲个故事……”

……死神突然把孩子带走了。为寻找孩子，母亲只得用胸膛拥抱荆棘，让两颗明亮的眼珠沉入湖底，又献出了一头美丽的长发。能给的都给了，母亲终于在死神的温室里找到了孩子，他变成了两朵小小的蓝色的早春花。

“你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？”死神叱问母亲。

“因为我是母亲。”母亲的手护卫着娇柔的花。

“这两朵花，一朵是世界上最大的幸福，有那么多愉快和欢乐。另一朵则是忧愁、贫困、苦难的化身。你摘吧，只有一朵归你的儿子，就是他的命运，他的未来！”死神咆哮着。

母亲惊恐得尖叫起来……

“结尾不好！”一听完故事，潇潇把怀里的孩子，搂得紧紧的，仿佛也听到了死神在敲门。

“那你改一改。”他的眼光里闪烁着一种期望。

她改过，但没有改好。

故事里的母亲，最后还是没把孩子带走。

而她的孩子呢？

他们还住那栋用“拉合辫”垒起的小泥房吗？她曾光着脚和过泥，拧过“拉合辫”。冬天，小泥房烧得很暖和，双层的玻璃窗，从来不挂霜……

“潇潇，你说呀！”黄萌敲敲椅背。

“喔……”潇潇的心很乱，“我……我不参与你们的争论。”

她能说什么呢？她曾经感受过那种“人类的爱”，但仅仅是感受……

飞机票是淡蓝色的，象一小块纯净的天空。潇潇拿到它时，比拿到登载她第一篇作品的刊物还激动。她情不自禁地掏给别人看，但反应大都很冷漠。

“舍近取远，求什么？”凌志劝得有点恼火了，“文研院……”

什么也不求，不过是一种愿望，象小时候对家乡的思念。家乡门前的小河，河里的木船，那是一种单纯、质朴的亲切。中学毕业，又想重访下乡劳动去过的芦苇塘。每天划小船出工，在雪白的芦花丛中捉迷藏，那是一种有趣、短暂的快活。

留在记忆中的那块土地呢？

不仅仅是亲切，不仅仅是快活，还有爱，还有恨，还有激情，还有徬徨，还有欢欣，还有悲哀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很多很多……

“这一切，还有什么意义？”

也许毫无意义。只想去那里看看，不管怎么说，她亲手盖的那栋小泥房还留在那儿……

这是一种怎样的愿望？

她说不清。

飞机猛地抖动，开始大幅度下降。

潇潇不由地抓住椅把，忽然感到心里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了，连同那个“心愿”。

我来干什么？她有些慌张，象个毫无准备的学生，急急忙忙奔进考场，而考卷马上发下来了……

飞机降落，涡轮的“嗡嗡”声更响了。

二

农场总局的大楼，正对着喧闹的车站，静悄悄地矗立着。墙面仍然是水泥的灰白色。

大楼好象矮了。是自己长高了吧？她想。

第一次看到这幢大楼，潇潇还是个不满十六岁的小姑娘，排在队伍的最后面。旗杆在车厢里挤折了，只好卷着旗子，扛枪似地放在肩上……

“你们坐哪趟车来，还坐哪趟车回去。我们是有组织地接收的。”接待他们的是一位解放军，严肃得有点可怕。

“来了就不走。”他们谁也不怕，就是冲着领章帽徽来的。他们自己请自己坐下，桌子、暖气片都被占满了，潇潇只好坐在一只破沙发的扶手上。

“这不行。”那位解放军无可奈何地要走。

“怎么不行？”他们的“小头儿”挡住门，“我们什么都合格，就是年龄小一点，学校硬不批。”

“小一天也不行。我们有规定。”

“今年小一点，明年、后年就长大了呀！”潇潇跳下沙发，一脸稚气，“叔叔，收了我們吧！”

“他是军务处处长。”旁边一个也穿军装的年轻人，提醒一句。

神气什么，你也没有领章、帽徽呀！潇潇仍然叫着：“叔叔……”

“叔叔！”

“叔叔……”

他们一起围了上去，七嘴八舌、手舞足蹈，象一群刚从花果山下来的、活泼伶俐的小猴。严肃的处长严肃不起来了。

走出大楼，他们兴高采烈。旗子抖开了，又多了一行字：“五营十八连。”用粉笔描的。

潇潇忽然回头大喊一声，“哟，我们的大楼，挺高的么！”很自然、很骄傲地加上了“我们”。

其实，大楼不过四层。

一进大楼，传达室的小窗，“哗”地拉开了，并排挤出两个脑袋，一男一女，象趴在阳台上看大游行的孩子，新奇地盯着刚下火车的客人们。黄萌戴着一顶南洋华侨式的白塑料圆帽；雅丽拖着一只鲜红的、带四个轮子的旅行袋；小李一身港服，肩膀上四个小铜扣闪闪发光。潇潇不由地审视了自己。还好，蓝裙子，白衬衣，还象个文气的学生。只是皮凉鞋的后跟高了点，敲着水泥地“笃笃”直响。

她放轻了脚步。

楼梯上、走廊里，不断有人上上下下、来来回回。办公室的门开了又关，电话铃停了又响。办公楼的气氛，大体都一样。潇潇很熟悉。当了三年编辑，天天生活这样的气氛中。开始，她坐不住，下了班赶紧跑。但马路也是窄窄的，各种车辆川流不息，又到处是密密匝匝的人头。房屋连着房屋，大楼叠着大楼，

天空就那么小小的一块。在“北大荒”的旷野里跑惯了，那个天地多开阔啊。早上，看太阳升起来；晚上，看太阳落下去。好象太阳就在不远的地方，笔直走过去，就能碰到……

离开了，筛留过的记忆是美好的。许多东西，远眺总比近看美，这大概是距离的作用。

会议室摆了一圈皮面沙发，沙发前铺着木白色的草垫，编织很精巧。墙面是淡绿色的，挂着一幅几米长的油画：《今日北大荒》。整个画面，是一片金黄色的、汹涌的麦浪，只远远的露出一线浅蓝色的天。辉煌的暖色，辽阔的视野，强烈的动感，构成了一股磅礴的气势，使人欢欣与振奋。

茶几上，细瓷的杯子里，一缕缕热气袅袅飘游。金边银盘，烟、糖、水果，摆放有致，等距离一字排开。

就为招待我们？潇潇有些不安。进出相当一级的会议室，享受一些丰盛的款待，在她小有名气之后，已是常事。但是，一走进这幢大楼，她又变得拘谨了，仿佛还在山脚下那个偏僻、封闭的连队里。

她的手撑着沙发座垫，身子绷着，姿势很别扭。她是有点紧张，就象第一次去编辑部参加座谈。她的处女作获奖了，要谈创作体会。她写了“北大荒”的一所小学，写了一群山沟沟里的孩子们，她总也忘不了他们。她在那里生活了九年——这就是全部。她说得很快，心“怦怦”直跳，很久，脸还是烫手的。

渐渐地，在这样的会议室里，她谈笑风生了……

命运的突变，似乎轻而易举。

“你挺顺利啊！”都这么说。

她无法解释。成功了，别人能看到的，只是那一轮轮令人眩目的光圈……

“请签字。”一位干事捧来一本装璜华丽的大纪念册，缎面

上镶嵌的金丝银线，闪闪发光。潇潇接到手，觉得沉甸甸的。小心地掀开封面，扉页上，是女作家丁玲的签名。她是去年来的，来看望患难时曾生活过的地方。

潇潇捏着笔，迟疑了。凭什么在这样一本纪念册上签名？我没有做过什么，无论在这里，还是离开后。她把纪念册递给雅丽。“你先签。”

雅丽刷刷几笔，写下了专门练过的名字，大方又潇洒。年轻且有风采的女记者，走到哪儿，都得把自己的名字留在别人的通讯录或纪念本上。

纪念册轮了一圈，又回到潇潇手上。她前前后后翻了一遍，悄悄合上了。

等待接见。首长说好十一点来。

还有半个小时。

潇潇掏出夹有铅笔的札记本。记点什么？头昏沉沉的，有点疲倦了。

什么也别想，只是等着。

“等着接见？”她还是在想，而且，想到了很久很久以前。也是这样等着……

“算了，都回去！”他怒气冲冲地吼着。

雨下大了。雨点密密麻麻。潇潇看不清他的脸，却能感到，他的象鹰一样犀利的眼光在冒火。这位副连长，平时不多说话，但发起脾气，大家都有点怕他。

全连人默默地站在雨中，风冷飕飕的。

“没听见？都聋了！”他跳上拖拉机，一把拉下油门。发动机关灭了，排气管哑了。没有了“突突”的响声，豆地里一片寂

静，只有风呜呜地叫着。

“李副连长，还是等一等……指导员不是去打电话了？”老排长小心翼翼地劝着。

还等？！潇潇冷得发抖，额上的头发丝在滴水，衣服都湿了。但没人敢动。总局领导要下连来检查秋收，几天前，场部就派人来作了布置：“全连出动，能割的割，能捡的捡，用实际行动痛击……”指导员也大会小会地做动员：“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……”一早，全连紧急行动，除了食堂，所有的后勤人员都下地，小学校也停课。声势可真不小，浩浩荡荡的。

午饭后下雨了。跟着来捡豆秸的娃娃们，一个个都钻进了大人們的衣襟。地里，没有能遮风挡雨的树荫，干淋着。半个小时过去了，又等了半个小时。

“回去。都回去！我一个人等着。”他扯着两个排长的衣袖，“冻病了，明天的活，让总局领导来干？！”

“那就走吧！”排长们胆怯地下了命令。

总算让走了，潇潇几乎在跑。但没出半里路，迎面碰到了指导员。

“谁让你们走的？总局领导马上就到。快回去！”

“下雨了……”

“领导冒雨抓工作……省报的记者也来了。”指导员袁麻雀似地，把大家赶回了地里。

果然来了。三辆小吉普停在道上。走下车来的领导、非领导，都穿着防水性能极好的军用雨衣。

“快找李副连长，汇报今天的进度。”指导员急得满地跑。

“这不是？他跑了。”有人叫了一声。

潇潇马上直起腰，看见他正擦过那三辆吉普车，甩着大步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